

第一篇 理论研究

第一章 竞争力理论

—— 区域层面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在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专题调研时强调：“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是浙江紧紧抓住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变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提升和发展制造业的客观要求，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坚持国际竞争力导向，坚持内外资经济互动融合，坚持从浙江实际出发，发挥比较优势，构筑竞争优势。”^①由此可见，从本质上讲，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是提升浙江省区域竞争力的一大重要举措。

有关国家（区域）竞争力的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演化修正过程，其理论也与时俱进。古典经济学者主要以资源拥有数量衡量或比较国家间竞争力，早期的比较优势理论即在于尝试阐释国家间如何竞争。然而，经济学家渐渐明白仅靠资源拥有量的比较并不足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进入 20 世纪，从熊彼特到波特等更多学者的理论贡献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竞争力的意义。

^① 习近平：《重点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载《浙江日报》，2003 年 2 月 16 日。

一、竞争优势理论的逻辑起点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逻辑起点应当是绝对优势理论。国家优势理论最早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或称绝对成本论。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均有其绝对有利的适合某些特定产品生产的条件，如果各国都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彼此交换产品，那么它们就能有效地利用各自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从而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贸易各国的物质财富和社会福利。实际上这也是竞争，不过这是一种低层次自然禀赋差异的竞争罢了。

斯密理论固然正确，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是各国都存在有别于别国的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生产条件，即一个国家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绝对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是否可以参加国际分工呢？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斯密的观点，一个国家输出的商品一定是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生产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商品，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不一定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出口在生产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在生产率方面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生产总量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就是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论成功地解决了绝对优势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在这方面，Heckscher - Ohlin 要素禀赋理论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根据该理论，在不同国家同种产品的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生产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

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

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形态上相当成功，并在较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只是粗略考察供给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忽略了需求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此外，国际贸易已经渐渐向着要素禀赋、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间的贸易发展，收入越高的国家之间，其相同产业中相似产品的“产业内贸易”越发达，这无疑构成了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二战后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涌现了诸如新要素贸易理论、收入偏好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等各具特色的解释框架，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国际分工、贸易和竞争的理解。但由于它们只是对贸易现实的某一方面进行的解释，又各有自己的特殊假设，相互之间以及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间尚未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所以还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贸易实践的发展，呼唤着更具统一性和说服力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出现。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 1990 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书中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也称“波特菱形理论”），发展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实现了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飞跃。

二、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竞争理论，不过它强调的是一国处于相对优势的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而不是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产品都参与国际竞争，形成整体竞争优势。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际竞争中是否赢得优势，它强调不仅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并且要形成国家整体的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的取得，关键在于以下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作用。

（一）资源与才能要素

它是指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状况，包括熟练劳动力，以及在

某行业竞争所必须具备的基础设施条件。波特把这类要素按等级划分成基本要素（或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两大类。前者是指一国先天拥有或不需太大代价便能得到的要素，如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和人口统计特征，后者则指必须通过长期投资和培育才能创造出来的要素，如通讯基础设施、复杂和熟练劳动力、科研设施以及专门技术知识。波特认为，高级要素对竞争优势具有更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级要素与自然赋予的基本要素不同的是人、企业以及政府投资的结果。因此，政府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资——通过提高人口的普通技能和知识水平，通过刺激和鼓励在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的高级研究——将极大地提高国家的高级要素质量。

高级要素与基本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基本要素可以为一国提供一些初始的优势，这些优势随着在高级要素方面的投资得到加强和扩展。反过来讲，基本要素方面的劣势地位会形成一种向高级要素方面投资的压力。日本便是这种现象的最明显的例子，作为一个严重缺乏可耕地和自然矿产资源的国家，日本通过国民教育投资，创造了丰富的高级才能要素。事实上，日本拥有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就是日本在许多制造行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需求要素

需求要素，指对某个行业产品或服务的国内需求性质。波特十分强调国内需求在刺激和提高国家竞争优势中的作用。一般说来，企业对最接近的顾客的需求反应最敏感。因此，国内需求的特点对塑造本国产品的特色，产生技术创新和提高质量的压力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波特认为，如果一国国内的消费者是成熟复杂和苛刻挑剔的话，会有助于该国企业赢得国际竞争优势，因为成熟复杂和苛刻的消费者会迫使本国企业努力达到产品高质量标准和产品创新。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成熟复杂和苛刻的顾客促使本地两大电信设备制造厂商——芬兰的“诺基亚（Nokia）”和

瑞典的“爱立信 (Ericsson)”早在其他发达国家对移动电话需求形成之前就开始大规模投资移动电话技术。结果，“诺基亚 (Nokia)”、“爱立信 (Ericsson)”以及“摩托罗拉 (Motorola)”成为当今全球移动电话设备行业的三大巨头。反之，如果本国企业不能应付挑战，那么国内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势必会受到外国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强烈引导，最终将本国市场拱手让给外国厂商。

(三) 相关和辅助性行业

相关和辅助性行业是指国内是否存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相关辅助行业。在国内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相关辅助性行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贸易能够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相关行业和辅助性行业在高级生产要素方面投资的好处，将在行业之间相互扩散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有助于这些行业取得国际竞争的有利地位。例如瑞典在制造组装金属产品领域（如滚珠轴承等）的竞争优势就得益于瑞典自身特种工业的世界领先技术力量。同样，美国的电脑产品的全球竞争优势，得益于美国世界领先的半导体工业技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行业如此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具有竞争优势的相关行业趋向集中，形成竞争优势行业群，像德国的纺织和服装行业就是这样一个关联行业群。一般而言，纺织和服装行业包括从高质棉、高质羊毛、高质合成纤维、缝纫机针的生产、加工，一直到机械领域。

(四) 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

它们是指一国国内支配企业创建、组织和管理的条件。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都有其各自的规模、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竞争目标以及管理模式等，它们的选择和运作，不仅与企业内部条件和所处产业的性质有关，而且取决于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例如一些消费资料部门，为了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赢得竞争优势，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精干灵活；而制造大型机械或精密仪器的生产资料部门要赢得竞争优势，企业必须保持组织管

理上的严格有序，形成规范的组织结构。

波特同时强调，国内同行业中的激烈竞争是该行业产生竞争优势并强劲不衰的重要条件，他反对传统理论有关“国内竞争是一种资源浪费”的观念，明确提出了，必须抛弃政府提供的特殊关照，以扶持国内少数企业成长的政策，否则企业将走不出“政府保护——不思创新——竞争无力——进一步保护”的怪圈。诚然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在短期内可能会损失一些资源，但从长远看，则是利大于弊。国内竞争给企业带来创新、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通过投资提升高级生产要素等一系列压力，这一切都有利于产生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同时国内的激烈竞争，也会直接削弱企业相对于国外竞争者所可能享有的一些优势，从而促进企业努力“苦练内功”，争取获得更为持久更为独特的优势地位。最后，也正是国内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向外部扩张，力求达到和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占领国际市场。

除了上述四个基本因素之外，“机遇”和“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对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包括重大技术革新在内的一些机遇事件会产生某种进程中断或突变效果，从而导致原有行业结构解体与重构。为一国的企业提供排挤和取代另一国企业的机会。政府部门通过政策选择，能够削弱或增强国家竞争优势，例如法规可以改变国内需求条件，反托拉斯法能够影响行业内竞争的程度等。

三、竞争优势理论的特点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弥补了其他国际贸易理论的不足，较圆满地回答了理论界长期未能解答的一些问题，对国际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其他的贸易理论（特别是比较利益理论）相比，波特理论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

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系统，为我们分析各国

竞争优势的基础，预测它们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向以及长远发展潜力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由于四种决定因素（以及两种辅助因素）的范围、品质和交互作用的方式决定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以及生产的效率，而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和生产效率又决定一国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决定这些产品和服务相对于其主要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的增长率，因此它们最终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实力、构成和持久性。分析这些因素的范围、品质和交互作用的方式，将它们同其他国家的决定因素系统相比较，我们就能发现一国的竞争优势在（或可能在）哪些领域，有多大，是否可能持久，就能比较容易地回答过去的理论长期不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各国的竞争优势不同？哪些国家能获得某种竞争优势？

（二）强调动态的竞争优势

传统的比较利益论强调的是静态的比较利益，注重的是各国现有的要素禀赋，比如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等初级要素，因此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像日本、韩国这类资源稀缺的国家在众多领域获得竞争优势而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却长期落后的原因。波特从动态的竞争优势角度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日本、韩国这类国家的竞争优势来自不断创造的要素优势。不断创造的要素比静态的要素更能持久，其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的积累而增加，而靠静态的要素禀赋获得的竞争优势则会随着要素禀赋的消耗而减少。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的大量问世，自动化日益进入工厂、办公室，初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进一步降低，动态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加强。

（三）强调国内需求的重要性

国内需求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是被传统的贸易理论忽视了的。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国内需求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很小：富有讲究的消费者，他们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但它也有生产

高质量产品的竞争优势，因此也更可能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虽然在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波特的理论则毫不含糊地指出了国内需求同国家竞争优势之间的因果关系。国内买主的结构、买主的性质、需求的增长、需求结构的变化都对一国的竞争优势有决定性的作用。波特的理论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对需求的忽略。波特的观点被许多研究所证明。瑞典在爱克尔式（Ikea）家具方面（Grubel 等，1975）、加拿大在森林机器等资源开发设备方面（Globerman，1990）以及瑞士在纸张产品机器方面（Borner et al.1991）的竞争优势都是证明。

（四）强调国家在决定企业竞争力方面的关键作用

随着生产的全球化，许多学者认为国家在决定企业竞争优势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企业可以摆脱国家的束缚，在全球范围组织经营，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在利润最高的地方销售。国际环境可以代替国内环境。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健一甚至宣称无国界时代已经到来^①。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无疑是对上述观点的反驳。国内的决定因素（国内的需求、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国内的竞争等）绝大部分是国外的同样因素所取代不了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作用实际上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波特的理论强调加强国家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培育和促进，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虽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但同时它们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国是否有竞争优势，可以由它拥有的比较优势的特点表现出来。如果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处于同一技术层次，那么，两国具有相同的竞争力水平。如果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处于不同技术层次，居较高层次的国家

大前健一：《无国界经营趋势》，丝路出版社，1991年版。

具有竞争优势。例如，发达国家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有比较优势，所以具有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在较低技术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比较优势，所以具有竞争劣势。因此，当亚洲“四小龙”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逐步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时，就使自己从竞争劣势地位转变到竞争优势地位。近几年公布的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表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上升很快。新加坡和香港已居国际竞争力排行榜的第 1 位和第 2 位，把所有发达工业国抛在了后面。

四、竞争优势理论的政策价值

根据上述两种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想谋取更大的福利，取得或保持竞争优势，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竞争优势形成的关键是优势产业的建立和创新

波特指出，只有抓住产业这个经济运行的主体进行分析，才能正确理解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而竞争优势的形成，关键在于优势产业的建立，凡优势产业大多是生产效率高的产业，而产业不断提高生产率的源泉在于企业建立和培育自我加压、不断进取的创新机制。

竞争优势理论，对于企业建立积极进取的创新机制不无深刻的启迪。企业应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不畏风险的创新精神。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肯定有风险，但不能回避风险，相反要迎接挑战。通过创新化险为夷，变挑战为机遇，比如开拓市场，就要主动寻找最为挑剔、最难侍候的顾客，并充分满足其需求。同时企业要主动寻找最富有挑战性的竞争者并与之公平竞争。为了保证竞争的成功，企业内部应尽可能严格地制定管理规范、质量标准，并严格实施。此外企业要通过提高待遇，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并做到人尽其才，以防人才外流，提高雇员对企业的忠诚度和他们的工作技能。②企业要建立创新环境预警系

统。通过这一系统不断观察和分析顾客需求、技术开发以及营销渠道等方面的形势变化，以利于在创新竞争中先发制人、掌握主动权。企业创新应以国内为本。在本国进行核心战略制定、关键技术研究 and 主导产品的开发，并努力协助本国上游产品供应者提高效率，同时要促进客户不断提高需求档次，并与它们共同合成优势产业群。为保证优势产业群具有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并经久不衰，企业在规模经济的前提下，应抵挡住合并的诱惑，刻意保留国内竞争者，努力开拓国际市场，通过艰难的国内外竞争换取高效率。在与国外厂商的合作中，争做元帅，不当士兵。企业与国外厂商合作不能成为长期合作中的士兵（追随者），必须建立起元帅的领导地位。否则这种合作会限制企业追求卓越、不断进取。

（二）竞争优势的提高，有赖于政府作用的发挥

竞争优势理论系统地阐述了政府在提高竞争优势中所发挥的作用。波特认为，政府在提高国家竞争优势中应起一种催化和激发企业创造欲的作用。政府政策成功的关键既不是越俎代庖，也不是无所作为，而在于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

波特的理论对于政府制定政策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对于本国能否取得竞争优势始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推动企业或产业竞争和创新，还是对企业或产业进行适当的保护，政府都具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政府不仅要承担一些基本、公用事业的职责（例如，初、中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全民医疗保健等，政府应根据国力，逐年加大对它们的投资），同时还应特别注重对国内专门要素的培育，这里的专门要素是指那些高级且与特定产业关联，并对形成竞争优势有特殊意义的那些生产要素，如一些专门性高级技工、与新兴工业直接接轨的科研机构等。政府要致力于营造一个市场化的宏观环境，要让生产要

素市场和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地运行，那些以种种理由故意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和本国货币汇率，甚至冠之以各种名目的政府补贴，试图以此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政策，最终往往是事与愿违。政府要强制实施产品质量、安全与环境标准，促使企业技术创新及产品质量创新，更好地满足顾客和全社会的需要。相关措施应当赶超国际标准，从而使得本国企业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捷足先登，处于有利地位。④政府要制定并有效实施反垄断法，防止国内同产业的企业间的超出一定限度的横向联合或合谋垄断。在观念上必须抛弃“合并、兼并必然有益”的理念，认识到垄断可能严重损害企业活力。甚至在鼓励国内大企业之间搞合作研究开发这类问题上，政府也要谨慎，因为企业独立的研究开发有利于增强企业技术和产品的独特性，促进企业发挥创造力。政府要放宽对国际贸易的管制。贸易政策的重点，是促进贸易各国相互开放市场，而不是相互设立配额和提高关税。

第二章 产业集群理论

—— 产业层面

如前所述，根据我们的理解，先进制造业基地是以高新技术为先导，高附加值产品为主体，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若干行业产业规模大、技术创新能力强、专业化分工水平高、功能配套完善、国际化程度高、核心企业带动作用强、管理先进的产业集群区。因此，弄清产业集群的概念与类型，分析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及其竞争优势也是十分必要的。

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它是大量的相关企业按照一定的经济联系集中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形成一个类似生物有机体系统的产业群落。虽然产业集群的概念出现较早，但直到最近一二十年才引起学术界和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关产业集群的书籍和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产业集群研究计划，确定并实施集群发展战略。尤其是在美国，许多州和上百个城市都制定实施了基于集群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欧洲，由于产业集群最早源于意大利北部、德国南部、英国和丹麦的案例研究，所以，其研究热情更是十分高涨。目前，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都进行了国家、产业或区域层次的集群研究。在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中，产业集群战略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及类型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大都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区。国际上的产业集群源于何时？难以确定。不过，据第一

位注意到产业集群现象并于 1890 年首次以“产业区 (Industrial District)”概念来命名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考证,早在 1250 年就有生产集中现象的记载 (马歇尔, 1994)。在马歇尔时代,不仅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兰开夏等地出现了多个不同的产业集群,在德国的奥芬堡与海德堡也已形成了较大的印刷机械产业集群 (波特, 2002)。随着欧美一些国家陆续进入并完成工业化,产业集群在这些国家大量出现并成型。当哈佛大学的波特教授在 1990 年用“产业集群”概念来界定生产的地域集中现象时,产业集群已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生根了。正如斯科特与斯多波所言,在当今的世界经济版图上,由于大量产业集群的存在,形成了色彩斑斓、块状明显的“经济马赛克”,世界财富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些块状区域内被创造出的 (Scott and Storper, 1992)。

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 380 个产业集群就生产了全美接近 60% 的产出。美国不仅在底特律有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形成的汽车产业集群,更有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 80 年代成型而被誉为“经典产业集群”的加州硅谷 IT 产业集群。美国绝大多数州都有一个或多个某类产业集群。

表 2-1 意大利产业集群区的分布情况

	产业集群 区数量	产业集群区 比例 (%)	产业集群 区雇员	占整个制造业 雇员比例 (%)
西北地区	59	29.6	922 140	44.0
东北地区	65	32.7	835 521	60.6
中部地区	60	30.2	405 913	43.7
南部地区	15	7.5	58 970	7.2
意大利	199	100	222 244	42.5

资料来源: ISTAT. La situazione economica del paese, 1995 Roma.

意大利是美国之外产业集群发展得最成熟且特色明显的国家。意大利每年 200 多亿美元的出口额主要由 66 个产业集群生产。早在 1995 年意大利的产业集群就有 199 个，分布在 15 个州（见表 2-1）。

意大利的产业集群主要是消费品产业集群，也有一部分资本品产业集群。其中，纺织品集群有 69 个，占 34.7%；皮革与鞋业集群 27 个，占 27.3%；家具业集群 39 个，占 19.6%；机械业集群 32 个，占 16.5%；食品业集群 17 个，占 8.6%；此外，还有金属制品集群 1 个、化学制品集群 4 个、造纸与印刷集群 6 个、首饰集群 4 个。表 2-2 列举其中部分主要产业集群情况。

表 2-2 意大利主要产业集群概况

集群地名称	产业	产值 (亿里拉)	企业数 (个)	职工人数 (人)	集中度 (%)
比耶拉	毛纺织品	7 000	1 850	29 000	7
普阿莱之间	贵金属加工	2 000	1 400	8 000	18
欧鲁佳特哲	纺织印染	4 572	2 614	29 339	不明
蒙特别鲁那	运动服	2 367	556	7 909	75
阿鲁依纳瑙	皮革	4 800	600	6 500	40
卡驼莱	眼镜	2 240	930	11 200	66
普拉特	纺织品	8 040	8 500	46 000	10
丝鲁阿纳	皮革	3 200	800	10 000	11
培沙罗	木材、家具	1 900	750	9 900	20
蒙丝马诺	鞋	595	660	4 100	20

资料来源：ISTAT 1996 年。集群地名称为音译；集中度是指前五位企业产值占集群地产值的比重。

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也在不断涌现。如亚洲的印度、印尼等国都有大量的产业集群。据出席第一届“地方产业集群国际会议”的印度小企业与农村事务部部长桑卡（Shankar）介绍（DATAR, OECD, 2001）（由国土规划与区域行动议会（DATAR）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共同组织的第一届“地方产业集群国际会议”于2001年1月在巴黎举行，来自全世界4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代表与会），印度各地分布着大量的产业集群，2000年大约350个产业集群创造了印度制造业出口额的60%。规模比较大的产业集群有旁遮普邦的鲁第海阿那的金属加工业集群和纺织业集群、泰米尔纳德邦的提若普尔的棉针织业集群、古吉拉特邦的苏拉特的钻石加工业集群、卡纳达卡邦的班加罗尔的电子软件业集群、北方邦的阿格拉的鞋业集群，等等。印度产业集群的产量在国内往往占有很大的份额，如卡尼巴德（Qanibad）的纺织业集群所织造的毯子占印度全国产量的75%，鲁第海阿那（Ludhiana）的纺织集群生产80%的毛织服装，班加罗尔更是印度著名的“硅谷”。另外，在印度农村地区还有大约2000个手工业集群，从事黄铜制品、纺织印染、皮革、陶器、有机制品、手工纸等产品的生产。

在拉丁美洲，产业集群的发展历史比较短，最多只有30至40年。拉丁美洲的产业集群并不是很多，但产业集群的发展计划却是惊人的，如几百个区域政府，大约15000个城市，几乎都有产业集群发展计划。比较多的有秘鲁、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牙买加等国。在非洲，南非、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坦桑尼亚等国也都有集群存在。南非的产业集群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的，并且是由中央政府机构发动的，而地方政府却缺乏积极性。在东欧的一些国家，例如波兰、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也都在积极地发展产业集群。

在我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按照专业化原则形成的各种产业集聚现象也日趋明

显。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十分发达的浙江省，各地的小企业和农户通过产业集聚形成了成百上千个生产纽扣、眼镜、鞋类、灯具、袜子和打火机等专业村、专业镇。其中，产值超亿元的就有 500 多个，大约占了浙江工业产值的一半，创造了许多出口奇迹。^①在广东省，近年来在港澳台和外商投资的带动下，各种产业的集聚现象也十分明显。据初步估计，目前，广东省传统产业领域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专业镇就接近 60 个。

对于这种特定产业中各种相互关联的企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集聚现象，一般称之为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或企业集群（*clusters of enterprises*），有时亦称为区域集群（*regional clusters*）。在意大利，一般又称为产业区或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s*）；我国浙江省则称之为特色工业园区，广东省称之为专业镇。在专业文献中，我国有些学者则称之为“产业群”、“企业簇”、“企业簇群”和“产业群簇”等。

按照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的观点，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②换句话说，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区域下的一个特别领域，存在着一群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业化的制度和协会。^③然而，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把产业集群的概念扩展到了国家层面，并运用“钻石模型”（见图 2-1）和集群方法来分析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某些产业的竞争优势。在波特的带动

① 郑风田、唐忠：《我国中小企业集群成长的三维度原则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2 年 11 期。

② M. E. Porter Clusters and new economics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No. 11.

③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 年版。

下，一些国家也开展了国家层面的产业集群研究。OECD (Roelandt, 2000) 一个研究项目对此进行了很好地总结，该项目把各国学者对产业集群的本质的理解进行了归类（见表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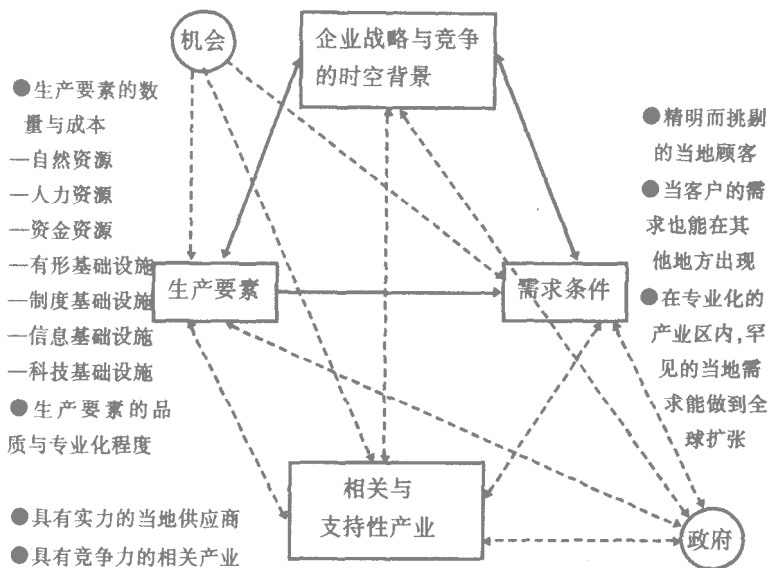


图 2-1 波特的“钻石模型”

资料来源 波特 2002、2003 年

受国外研究思想的影响，我国有些学者提出，应区分产业集群和产业群（industrial clusters）的概念。产业集群有地理接近的要求，而产业群可以是地理接近型的，也可以是地理分散型的，甚至跨越了国界。^①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产业群和产业集群，在英文中是一个概念。从术语的使用上看，英文中产业群和产业集群

符正平：《论企业集群的产生条件与形成机制》，《中国工业经济》，2002 年第 10 期